

噓聲

網球年終賽在倫敦舉行，四強費達拿對茲維列夫的比賽出現爭議的一幕，話說茲維列夫發球，費達拿漂亮回球並取得主動權，這時站在費達拿後方的球童一時不慎把球掉在地上，就只有面向着的茲維列夫發現，他立即把比賽叫停，當時全場都十分愕然，但裁判和費達拿確認事件屬實之後，就讓這一分重打，茲維列夫發了一個厲害的球得分。

然後，茲維列夫勝出了比賽。但在接受訪問時卻迎來了噓聲，他哭了，並說不知道為什麼被噓，唯有向在場的費達拿粉絲致歉。

茲維列夫沒有錯。根據球例，打球時球場上不能超過一個球，這是常識。當這樣的事情發生，唯一的做法就是停了比賽，我不理解網上有人說茲維列夫沒有君子風度的說法，更不理解他被全場觀眾噓。有人說他應該讓這一分給費達拿，但費達拿還未贏下這一分，那一球打下去可以有千變萬化的結果，如何能斷定費達拿必定贏得這分？況且，即使費達拿贏，也沒理由要讓分，球童丟球會讓球手分神，茲維列夫已經未能對球作正常反

應。

費達拿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球迷，說九成球迷都是費達拿迷並不過分。他去世界各地比賽，都會得到全場一面倒支持，這種支持不但成為費達拿打球的動力，有時也成為對手的壓力——當你出現失誤時聽到全場歡呼聲，那種沮喪很容易把人壓垮。

但這也不是費達拿的錯。這種現象是他多年努力才能得到的，也是值得的。不但在球技上，還有球品上、人品上，幾乎是完美的一個人，才能俘獲全世界的中心。只是，大部分粉絲的支持方法是盲目地渴望他得到勝利，而沒有在人品上好好以費達拿為師，不免把費達拿推向尷尬的境地。

「噓聲在其他運動的比賽中常出現，但在網球場上很罕見。」這是費達拿賽後的說話。他希望網球一直都是紳士運動，但這願望必須得到粉絲們的支持。比賽選手只有兩個人，但參與比賽的可以有過萬人，至少坐在觀眾席，做一個紳士，這才不枉作為費達拿的粉絲。

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人間有暖流

《紅海行動》主演張譯情商頗高。去年我們同遊白帝城，看到名詩出名人，張一白導演調侃說筆者是江蘇南通籍名人，筆者趕緊糾正說：「暢銷作家張嘉佳是南通才俊與驕傲，我只是有名字的人而已。」張譯嚴肅地說：「張嘉佳是名人，北京有嘉佳小區嗎？」我們搖頭，「張嘉佳是名人，北京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嘉佳櫛嗎？地鐵上有嘉佳站嗎？」一白導演被他追問得一臉茫然。望着夔門江水流，張譯感慨道：「北京有勁松小區！有勁松橋！十號線地鐵還有勁松站！勁松同志，你有的，張嘉佳都沒有。」

筆者生於七十年代，毛澤東先生一首「暮色蒼茫看勁松」，讓當年不少中國夫妻將他們的新生兒取名為「勁松」，無論男女。估計北京著名的勁松小區及其周邊的標誌建築名，也是當年順應時代潮流。多年前，接到上海一位久違老友的电话，他來京旅遊，在剛開通的十號線上看到醒目的「勁松站」牌，就想起了失聯已久的筆者。一見面，他感慨：北京地鐵太便宜了，不管去哪兒都是兩元錢。確

實，在市場經濟時代，有很長時間維持着地鐵票價每進站一次只花兩元錢的定價，這讓地鐵分段計價的外地遊客倍感親切。

北京是內地最早有地鐵的城市，最早的兩條地鐵線是一道風景，標誌出當年的城市規模。如今北京城區發展飛速，天通苑、回龍觀、通州等大型居住區誕生，連通郊區的一號線、五號線、六號線等成為居民出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，每到上下班高峰時間，地鐵裏人滿為患，進出站均施行限流與分流，但違法的標上君子依然猖獗。有回在早晨地鐵上，筆者親睹了一位女士發現手機被竊時的驚惶，她沒有憤怒，倒是我們這些陌生人比她更憤怒，紛紛給她出主意如何報警、如何鎖定被竊手機，並幫她給家人打電話。擁擠的車廂裏，人間有暖流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吃在海牙

出差荷蘭海牙五、六天，吃得不錯。不像中國的五星級賓館，早餐動輒上百道茶式，但荷蘭賓館也供應三種早餐，分別陳列在三張桌上。傳統英式早餐包括香腸、炒蛋、焗番茄、焗蘑菇，外加麵包、果醬。健康早餐提供水果、酸奶、堅果、麥片、果汁。第三桌供應荷蘭早餐，有每日現烤的五穀雜糧、葡萄乾杏仁兩種傳統麵包，香腸，煮雞蛋，各色奶酪。桌上還有雞、牛的小雕像，文字說明所有產品來自農夫漢斯的農場：「他對雞、牛都很好」。雞蛋果價格外美味。

中飯基本都吃工作餐，萊頓大學海牙校區附近的意大利餐、法國菜別有風味。還吃過一次三文魚、金槍魚沙拉，生魚、生菜新鮮爽口，分量十足。唐人街的中餐差強人意，廚師更擅長大衆菜，細膩的蝦餃做得一般。最有意思的是一連吃了兩頓印尼晚餐，其中一家據說是「荷蘭最好的印尼餐館」。菜式不外烤肉串、咖喱、乾燒魚、椰汁乾燒牛肉加米飯，滋味濃郁但單一，遠無正宗印尼菜辛辣，顯然考慮到當地人的口味。荷蘭人熱愛印尼菜，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殖民印尼的歷史。殖民者將殖民地的飲食帶回本國，不知不覺間印尼菜就成了荷蘭人的「懷舊美食」了。

那麼荷蘭的特色料理是啥？當地朋友說，本國烹飪乏善可陳，比法國、比利時差得遠。最出名的大概是麵餅、華夫餅和腌鱈魚。華夫餅是甜食，可大可小，中間包裏糖漿，吃時放到茶杯或咖啡杯口上，熱氣薰蒸讓糖漿變軟，滋味更好。荷蘭麵餅比美國麵餅厚實些。至於鱈魚，正宗吃法是提起尾部，把將近一呎長的醃製生魚送入喉嚨，滋味酸爽，豪邁無比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閨性閨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不少男女皆喜歡佩戴蜜蠟珠手串，有人認為可寧神安心，有人作為玩賞或裝飾。歷來坊間所見，絕大多數是新樹脂「珂巴」（COPAL），甚至酪素或酚醛塑料（CATALIN）等製成，很多均經人工染色（用化學染料），也有不少是以劣質蜜蠟屑和碎粒、混近代「珂巴」，用高熱高壓和入模法製成，統稱「人工合成品」，與外國的「AMBEROID」（壓製琥珀）異曲同工。尤其是一些珍奇罕見的貴價品種，更多魚目混珠的贗品。例如附圖，是曾一度充斥坊間的假「藍精靈」蜜蠟珠串，其實乃經人工染色和

以假作真的「藍精靈」

倒模而成的塑料珠子。色調似俗稱的「死人藍」；用廿倍放大鏡，可照見內含較多的「塑料泡」；若稍以打火機或火柴燒表面，非但無松香氣味，而且陣陣惡臭，無所遁形。曾有無知者誤信奸商美言，花耗數萬元購買，根本上一錢不值。尤有甚者，除了滲染化學染料外，更偽造「爆星」，務求更高利潤。假「爆星」大多利用機器（如震盪器等），把人工染色合成品的分子結構震碎；但在光線下，全球呈「死實實」的點狀或粒狀式碎裂，並非「爆星」真老蜜蠟珠那樣天然形成



半月形或淺碗形的爆裂。珠串上手時，手感方面也沒有那麼輕盈。另曾見一串「爆星」的所謂「藍精靈」，上手時竟予人油膩膩之感，分明經滾油炸裂，俗稱「油炸貨」。此等贗品，不但低劣毫無價值，日久更易散碎。

真舊的古老蜜蠟珠子，外周必有天然經久形成的風化層；若內部天然細微裂紋較多者，更易吸收地層下四周外來物質，產生光線的折射作用。像滲入碳酸（石灰）或氧化鈣，可使樹脂化石在地層慢慢地變藍。一般「藍精靈」基本上是這樣形成；若琥珀酸不多，本身質地優良，可隱現內蘊的點點閃爍晶光，好比童話中一些小精靈。有些非洲藍蜜蠟，由於同時滲進硫化物，故帶綠色。意大利西西里島出產一種極罕的「藍珀」，也散發出寶光，明淨如「寶石藍」。

「作家訪談」教科書

作衝動是什麼？怎麼安排寫作的時間？如何創造情節和角色？如何看待文學評論的意義？受到過哪些作家的影響？和同時代作家相處的關係如何？等等。儘管這些問題有一個相似的框架，但因為每位採訪對象的答覆各不相同，加之訪問者的「機智周旋」，南轅北轍的性格躍然紙上，也大大滿足了讀者的八卦慾。

俗話說：慢工出細活。「作家訪談」確實印證了這個理。「一次訪談從準

備到實際進行，往往歷時數月甚至跨年，且並非為了配合作家某本新書的出版而作，因此毫無商業宣傳的氣息。」比如，對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訪談，就是在倫敦與作家的兩次直接面談外加通信聯繫寫成的。而對伊恩·麥克尤恩的訪問，始於一九九六年，結束則在二〇〇一年。

事實上，訪談類的文章對提問者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。有來有去、勢均力敵般的過招，才令讀者看得過癮。因此

請客與白食

據今東光的說法，當時川端康成前來要飯團，純粹是為了要白食一個飯團。當時，川端康成是坐着司機開的德國製私家車來討飯團的。

後來，為了「報答」今東光的飯團之恩，川端康成成為了今東光參選議院的助選團負責人，還親自為他在街頭演說叫陣。

請客與白食，可以是一種相對的觀念，有人請客，因此有人白食，而無論請客，還是白食，都在我們的現代文化中受到強烈的質疑與批評，卻又依然持續。以我為例，我在成長中長期當上「白食者」的角色，算不上如川端康成的高手，卻一直受惠於老師與長輩們的請客。

有一次，一位老師見我白食得不好意思，便開解我說：「請客，始終是為了友誼，

超現實畫作

真實準確也並非這類畫家唯一的追求。它們體現了畫家的「毒眼」對事物敏銳獨到的觀察及對生命表現的頑強意志與畫功。它應是獨立存在的畫種。和寫實的油畫相比，它更追求的是線條的精細，光影和用色的細膩、舒服、柔和。完成一幅畫作往往需時數月，畫家以堅韌與耐心貢獻出的每一筆，都包含了嚴肅和認真。

這便是觀衆從這種畫作中欣賞到的價值。長期的寂寞之後，冷軍的畫作受到了熱捧，人物肖像畫價值已達六千萬人民幣。

師範藝術系出身的冷軍，本來的前途大概是一名中小學的美術老師。但他獨闢蹊徑走出了一條繪畫路，在畫界獲得了生存一席。這種風格是上世紀從西方傳進的，其價

讀《洄溪醫案》

天氣愈來愈冷了，對我來說，最好的冬眠方式就是看古舊的書。

徐靈胎的《洄溪醫案》是我最喜歡讀的古書之一，讓我來說說他治療一個關於筋瘤的醫案吧，非常有意思，跟我治療過的一個案例情景很相似。

當時，蘇州有個小孩，背上腫大如扣了個碗，只能趴着，很多的醫生都認為是駝背。有人戲謔徐靈胎，說他是名醫，若他能治愈此奇疾，那才算是真名醫。小孩父母也認為徐靈胎能治，就一直央求。徐靈胎確實不知是什麼病，也不清楚小孩背上的腫塊是什麼東西，只是試着用腐藥塗膏。數日後，背上皮開肉爛，看上去就像很多的蚯蚓盤結在一起，仔細觀察，原來是背上的筋聚成了一

堆。他後悔自己有點輕率，趕緊用舒筋散口丸散，外敷內服。慢慢的筋散去，創口也平了，皮膚完好，背能伸直。其實這只是筋瘤的一種，結果外面的人就哄傳認為他能治駝背，從此求治駝背的人絡繹不絕，他俱謝不能，治好這個小孩只是偶爾幸中罷了，古人並無此治法。後來他到京城，還有人詢及，他謝稱無此事。他把這個醫案記錄下來只是讓後來的人見識一下。對此事，名醫王士雄大加讚賞，說徐醫術高明，卻不妄自稱大，了不起。

我治療的案例，是兩年前的事了。有個年輕人，額頭長了一個大包，類似脂肪瘤之類，手術割除過幾次，又重新長出來，年輕人很害怕，來找我。我沒見過這樣的病，勉

而不是為了人情，不在乎價錢，而在乎一種緣分、一種關係」。當時的我，沒有十分明白，但知道了川端康成討飯團的故事，我卻有了啓發：請客，不是要美酒佳餚，甚至可以家常便飯。請客之道，不在於請，而在於客，白食之道，也不在於白食，而就在於食。

請客與白食，都是為了主動而含蓄的建立友誼。當然，在香港，要在家中請客，還是困難，畢竟我的家只接待我自己一個人，還算有點擠迫。

甲蟲滾球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值一直都在討論。內地對冷軍的質疑聲也長期不絕於耳。一個藝術作品受到歡迎，必有其存在的理由。我在冷軍超現實畫作的女孩肖像中，就常體驗到青春、美好、寧靜，學生發出對她們內心和人生的聯想。這便是冷軍作品對於我的意義。

藝術作品與文學作品一樣，創作者的初心大都想獲得最大多數的受衆，但事實只可能得到特定群組的歡迎。有他們存在，藝術家或作家就有了存在的價值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醫趣錄

榮汝成

dr_rongrucheng@163.com

逢周五、六見報



晚上戴墨鏡的明星；不是怕被認出，而是怕不被認出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，這就需要訪問者做足功課。對作家的作品、個人「大事記」有個清晰的了解自是無需贅言，倘若能如數家珍地說出作家某部作品裏的虛構人物、情節布局、懸念設置，再拋給對方頗具挑戰性的問題，那很大程度上就讓向來孤傲的作家另眼相看了。當然，若是面對凱魯亞克在訪談中即興創作俳句還能給予專業的意見，那簡直就如馴服了一頭猛獅。

以夢為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

